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一个社会思想史的视角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a view from the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张翼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一个社会思想史的视角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a view from the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张翼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个社会思想史的视角 / 张翼飞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9

ISBN 978 - 7 - 5097 - 7787 - 9

I. ①资… II. ①张… III. ①资本主义 - 研究 ②共产主义 - 研究 ③社会主义 - 研究 IV. ①D091 ②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9029 号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一个社会思想史的视角

著 者 / 张翼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胡 亮

责任编辑 / 胡 亮

出 版 地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59367156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 者 服 务 中 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241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787 - 9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导 论 | 001 |
| 一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001 |
| 二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乌托邦 | 005 |
| 1. 什么是乌托邦 | 006 |
| 2.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乌托邦 | 009 |
| 3. 反污名化 | 024 |
| 三 概念说明与研究对象 | 030 |
| 1.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030 |
| 2. 现代性 | 035 |
| 四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038 |
| 1. 研究视角 | 038 |
| 2. 研究方法 | 041 |
| 五 内容结构 | 042 |
| | |
| 第一章 资本主义——对现代性的设计 | 046 |
| 第一节 经济作为社会整合的核心手段 | 046 |
| 第二节 经济与道德 | 055 |
| 1. 为欲望辩护 | 055 |
| 2. 经济与道德的统一 | 061 |



| | |
|------------------------------------|-----|
| 3. 道德的发生学 | 064 |
| 4. 大社会中的道德原则 | 071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 | 076 |
| 1. 经济演进与政治变迁 | 076 |
| 2. 经济要求与政府职能 | 084 |
| 3. 利益政治 | 091 |
| 第四节 文明人的诞生 | 092 |
| 第五节 约束经济人的方式——功利主义 | 100 |
| | |
| 第二章 共产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抗 | 106 |
| 第一节 批判资本主义的三个面向 | 107 |
| 1. 政治系统的王者归来——柏拉图的古典 共产主义 | 107 |
| 2. 来自价值系统的质疑——经济与幸福 | 114 |
| 3. 来自社会系统的反抗——经济与道德 | 121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的政治 | 127 |
| 1. “经济”演进与政治奴役 | 127 |
| 2. 财产共有与公意政治 | 135 |
| 第三节 是文明的人还是质朴的人 | 141 |
| 第四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法律 | 143 |
| |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追寻完美的现代性 | 147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诸特征 | 148 |
| 1. 社会主义的目的 | 148 |
| 2. 社会主义的历史观 | 151 |
| 3. 社会主义中的政治 | 154 |
| 4. 自然法的发现 | 157 |



| | |
|---|------------|
|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 160 |
| 1. 生产的低效率 | 160 |
| 2. 悲惨的劳动者 | 164 |
| 3. 道德的败坏 | 174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三种主要类型与制度设计 | 180 |
| 1. 圣西门主义 | 181 |
| 2. 傅立叶主义 | 193 |
| 3. 欧文主义 | 205 |
| 4. 其他几种社会主义形式 | 221 |
| | |
| 第四章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 经典社会理论 | 223 |
| 第一节 马克思 | 224 |
| 1. 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逻辑 | 225 |
| 2. 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 | 233 |
| 3.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 243 |
| 第二节 韦伯 | 254 |
| 1. 理性的资本主义 | 256 |
| 2. 韦伯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 264 |
| 第三节 涂尔干 | 269 |
| 1. 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范”状态 | 271 |
| 2. 职业团体与国家 | 276 |
| | |
| 结语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发展 | 282 |
| | |
| 参考文献 | 290 |

导 论

一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三个名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认清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以及憧憬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对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却是最无知的。当我们像苏格拉底那样开始追问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往往发现自己对其一知半解。如果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对于如此关乎我们命运的三个概念竟然如此无知——无法忍受，那么本研究显然有其理论意义。

从现实意义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转型”似乎证明了“历史的终结”。不仅如此，当时西方福利国家在实践中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因此要求削减政府干预、推崇市场力量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学说一时盛行开来。此时也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受此学术大氛围的影响，我国学术界更是言必称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开始推崇“自生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曼德维尔这些“自由放任”的鼻祖们被大加推崇，有关他们

的译著、论文层出不穷。而与之相对，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却成为冷门，像莫尔、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著作一直乏人问津。^① 在冷战后的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似乎变成了一种异想天开的空想，共产主义社会似乎成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然而当市场经济席卷神州大地之时，我们却发现它并不是那么美好。经济内需不足、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对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畸形状态”，之前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大多遵循哈耶克等人的思路认为这是政治过多干预的结果，应该摒弃外界的干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起作用。这也一度成为对此问题的主流解释。然而近几年随着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深入，人们开始探寻另外一种解释，即市场经济的逻辑本身存在的问题。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通过对近代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史的考察指出，所谓自我运行、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将劳动力、货币、土地商品化，而这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果，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担得起。西方国家在近代曾经短暂地实行过这一制度，但立刻感受到了它的危害。西方社会之所以得以存在正是因为它们合理地抑制了市场。波兰尼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才是真正的乌托邦。^② 另外，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也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性质。他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要把整个社会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组织，形成一个“市场社会”。社会的各种功能如政治、法律、文

^① 一个例证是笔者在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一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因为借阅人数太少已经被放到闭架书库里了。

^②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49~178页。

化都要按照市场的要求来发挥（即服务于市场），这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一个全面设计，具有强烈的乌托邦性质。^①

如此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无法独善其身。事实上，在当今社会谁才是乌托邦、谁才是现实？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哈耶克学说的兴起正是因为欧美社会太过于“社会主义”了。确实西方发达国家多是由工党、社会民主党掌权，对市场进行重重限制，其社会呈现福利待遇高、贫富差距小的特点。北欧诸国经常宣称它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是否它们实现的是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才是乌托邦？

显然，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三种理论学说，本质上都是对于一个社会整体运行法则的全面设计。在时间上，它们均产生于欧洲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这并非一个巧合，而是代表了当时思想家面对现代性问题的三种基本思路。在本质上这三种学说都是要回应现代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资本主义学说关注的问题是现代以商业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是否有伦理上的正当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良好运转。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则恰恰对这个现代商业社会采取拒斥的态度，它们希望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实现一种全新的社会运行模式。

这三种学说代表了人们面对现代性的三种基本方案。我们将它们做一个比较研究，首先本研究具有一种类型学上的意义。通过对这三种“主义”各自运行逻辑的考察，我们将建立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三个理想类型。正如韦伯所揭示的，理

^① [法]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杨祖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2~38页。

想类型一方面可以用逻辑自治的形式呈现概念^①，另一方面作为理论工具，它可以很好地被拿来比照现实。借用这个工具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实的社会制度究竟符合哪种“主义”，或者是哪几种“主义”的混合。如果是混合，那么这个制度分别从这些“主义”中吸取了哪些要素。

其次，三种“主义”作为面对现代性的三种思路，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是伦理学，当它们在讨论什么是“好的社会”“好的生活”“一个正义的社会”等问题时都绕不开这三种“主义”的逻辑。可以说，现在学术界的许多重要“思潮”“流派”之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这三种“主义”当年争论的延伸：哈耶克等右派自由主义者就自命为斯密的继承者；罗尔斯等左派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则更偏向巴贝夫、贝拉米等人所主张的平等主义；莫尔、卢梭等人的思想是当代种种质疑现代性思潮的基本思想来源。因此研究他们的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性、认识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及发现解决之道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当我们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茫然无序的时候，不如重温这些思想，寄希望于“古老先知的复活”。

最后，如前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带给我们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那么这究竟是因为市场逻辑贯彻得不够彻底还是因为市场逻辑本身有缺陷？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学说该如何认识？已经有很多人发现，当今我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状况有相似性。正是基于此，王岐山同志建议学者们要“多看一些资本主义前期的东西”。在思想史

^① 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最熟悉的事物往往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事物。我们常常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却并不清楚。而通过理想类型的建构，我们可以获得概念上的清明。

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在这些学说看来，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变得不和谐了，而它们要追求的恰恰是和谐的社会制度（许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将他们的制度命名为“和谐制度”）。这与我国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应该兼顾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在实践中片面强调了经济发展，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应该通过“社会主义”进行补救。因此将这三种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应该从西方的社会史和思想史中吸取充分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二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乌托邦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有复杂性。首先，资本主义既是一种思想史中的学说，也是现实中正在运行的一种制度。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说前者变成了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体制，毕竟苏联与我国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次，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作为思想史学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与现实制度的关系问题，例如现在欧美所实行的“资本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苏联所实践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能否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在实践上的成功与失败而对这两种学说进行肯定与否定？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在近几十年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常常与“乌托邦”概念纠缠在一起，而资本主义则作为“乌托邦”的反面出现。这使得我们在对其进行研究时难以绕开“乌托邦”问题，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事实上，这种现象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察

视角，通过它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三个概念在当代思想界的不同遭遇以及背后深刻的冷战后意识形态根源。因此我们先就此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1. 什么是乌托邦

众所周知，“乌托邦”（utopia）一词是由托马斯·莫尔爵士创造的。它由两个希腊词“ou”（乌有）和“topos”（场所）构成。其英文为“no place”^①，即“不存在的地方”或“乌有之乡”。莫尔在此利用了“ou”和“eu”（美好）两词的相似性，所以乌托邦又进一步表示“美好但不存在的地方”。该词自诞生以来，就超越了《乌托邦》这部文本而用来泛指理想的社会。^②因此乌托邦思想不从莫尔开始，也不以莫尔结束。诸多文献都在运用乌托邦概念，但各自指代的内容却不尽相同。根据笔者的梳理，“乌托邦”概念通常有四种不同的内涵，换言之以下这四方面内容经常被人们称作乌托邦（utopia）或乌托邦式的（utopian）。

第一，最狭义的乌托邦概念是指一种乌托邦文学。世所公认，莫尔的《乌托邦》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③这种文学体裁通常是借一个旅行者之口，描述世界上某个不为人知国度的美好生活，其叙述方式接近于小说。在莫尔之后，西方出现了大量这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我们熟悉的许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文献，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莫里斯的

① Mary Ellen Snodgrass, *Encyclopedia of Utopian Literature*, ABC – CLIO Inc, 1995, xiii.

② 在2000年，欧美学术界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组织了一次关于乌托邦的大讨论，后将参与者的论文集结成册，题目即为“乌托邦——西方历史上对理想社会的寻求”。See *Utopia: 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 edited by Roland Schaer, Gregory Claeys,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The entry of “Thomas Mor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More.

《乌有乡消息》、贝拉米的《回顾》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这类乌托邦小说的特点是文学性并不强，其主要目的在于展示某个理想社会的运行方式。

第二，狭义的乌托邦描述了一个人们可见的、可接触的和参与的理想社会。很自然地，后来人们对其进行了扩展，将不可见的、由纯粹理念所建立的理念社会也纳入了乌托邦范畴。这类乌托邦的典型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按照理智统治激情与欲望的原理设计出了理想的“共和国”。在启蒙时代，许多启蒙思想家根据某种抽象的公理如人的本性、自然状态等推论出应然的政治制度，这和柏拉图的做法异曲同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哈灵顿的《大洋国》等启蒙时代的作品也被称为乌托邦。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宽泛的乌托邦定义，与柏拉图、莫尔等人不同，这些启蒙思想家并不认为他们所设计出的制度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对他们而言这些制度只是那些客观公理的自然推论。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等同于理念的建构。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指出理想类型是乌托邦，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运用了乌托邦概念。

第三，一些宗教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也被称作乌托邦。这些宗教乌托邦就旨趣来讲和莫尔的乌托邦恰好相反。莫尔乌托邦的特点在于其是政治性的，他将政治与宗教分离。^① 乌托邦是一群异教徒根据非宗教原则建立的美好社会，体现了人为自己立法的精神。而宗教乌托邦则是启示性的。莫尔《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昭示了现代性政治的诞生。因

^① Judith N. Shklar, “What is the Use of Utopia,” from *Heterotopia: Postmodern Utopia and the Body Politic*, edited by Tobin Sieber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4, p. 41.

此，他所开创的这种乌托邦又被称作“现代乌托邦”，与前现代的宗教乌托邦相对。在《乌托邦思想史》中，赫茨勒除了将耶稣的天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当作宗教乌托邦的代表外，还将源头追溯到了希伯来先知那里，将阿莫斯、霍齐亚、以赛亚等人视作乌托邦思想家的先驱。^①

第四，在启蒙的进步观念、人道观念和理性精神的推动下，自17、18世纪开始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改革现有社会制度为目的的著作。这些著作因为对一个社会的运行方式有着更好的设计，也被后人称作“乌托邦”。这既包括斯密等人的“市场社会”，也包括傅立叶等人的“社会主义公社”。事实上这种乌托邦和莫尔的乌托邦大有不同。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美好”但“不存在”的地方，既有“非时间性”又有“非空间性”，但这种乌托邦恰恰是“两性具足”。受启蒙精神的影响，18、19世纪的诸多作者都具有某种历史演进的观念，他们将自己的设计看作历史演进的必然方向或结果，在时间的流变中为乌托邦找到了合法性。同时，在空间上正如施克勒所说，“乌托邦变成了一个现实可见的东西”^②。它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现实。事实上，正因为这两种乌托邦在理念上相差较大，所以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并不认为自己的设计是一种乌托邦。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真理。由于历史并未按照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设计来运行，所以后世的学者将他们的思想也纳入了“乌托邦”范畴，正如库玛所言，“我们也需要考虑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乌托邦思想，

① [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8~43页。

② Judith N. Shklar, “What is the Use of Utopia,” from *Heterotopia: Postmodern Utopia and The Body Politic*, edited by Tobin Sieber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4, p. 40.

即使他们中没人写过一个正规的乌托邦。更广泛地，‘民主’、‘社会主义’、‘科学’、‘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些都可以公正地被当作乌托邦概念与计划来看待”^①。

所以从纵向来看，乌托邦形态主要经历了从古希腊推崇理念世界的古典乌托邦（classic utopia）到中世纪以依靠上帝来求得至福的基督教乌托邦（Christian utopia），再到人为自己立法的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其中既包括莫尔的具有非时间（空间）性的原型乌托邦（prototype utopia），也包括致力于直接在社会中建立美好国度的启蒙主义乌托邦（Enlightenment utopia）。在此意义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都属于“启蒙主义乌托邦”的范畴，然而随着乌托邦在近代被污名化，哪种学说被称作乌托邦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2.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乌托邦

在现代社会，乌托邦已经变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语。乌托邦成了“不现实”“不科学”，甚至“白日梦”“异想天开”“胡编乱造”的代名词。因此，将哪些学说看作乌托邦事实上暗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或许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对于欧美主流思想界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这也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本身有关。首先，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本身描写的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其次，恩格斯也在社会主义内部挑起了“内讧”，将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作“乌托邦的”（我们翻译成“空想的”）以区别于“科学的社会主义”。而西方思想界顺水推舟，也乐于将社会主义看作乌托邦。^② 特别是

^①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1987, p. 26.

^② Gregory Claeys, “Socialism and Utopia,” from *Utopia*, edited by Roland Schaer, Gregory Claeys,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6.

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和福利国家的衰落，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无可争辩。因为事实证明历史已经“终结”。20世纪西方对现代乌托邦的研究中贯穿了这种价值判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乌托邦成为一种景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乌托邦的研究是边缘化的。乌托邦并不在正统的政治思想史中，而是独成一类即所谓“乌托邦思想史”。这里面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对于种种乌托邦思想史的写作，库玛（Krishan Kumar）有个非常精准的概括。

关于乌托邦的历史像一本电话号码簿，一连串的书籍和作者的名字被展示出来，并伴随着对他们书的内容的简介。其效果是消化不良的或是乏味的。我们先是跳跃到古代——圣经先知、柏拉图以及希腊作家，然后很快地穿越中世纪，对奥古斯丁投去一瞥，将莫尔、康帕内拉、培根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然后以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结束：通常结尾都会宣称在我们的世纪，乌托邦已经死亡。^①

这简直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不论是我们熟悉的J.O.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还是曼努尔兄弟（Frank Edward Manuel, Fritzie Prigohzy Manuel）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The Utopian Thought in Western World*）都逃不出这个套路。这种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是仅仅停留在对乌托邦的介绍上，而没有深入地进行思考和研究。2000年，为了迎接千禧

^①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1987, preface ii.



年的到来，西方学术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乌托邦研讨会，其中的一些论文被集结成册，书名为《乌托邦幻象》（*Visions of Utopia*）。^①这很好地体现了研究者的心态：乌托邦是一种景观，而且是一种虚幻的景观。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其展示出来，让人们看看历史上我们有多少奇思妙想。而这些乌托邦究竟有什么意义，并不为人所重视。这次研讨会是由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办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乌托邦进行展览（exhibition）。按照我们的话说，乌托邦已经变成了一种“西洋景”。

针对之前的乌托邦思想史研究往往沦为“乌托邦思想简介”这一问题，库玛提出了他的研究设想，即侧重于论述乌托邦思想家之间的传承关系。^②但这也并未能解决乌托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人们仍然会问：研究乌托邦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乌托邦成为一个边缘的研究对象，没有人将乌托邦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类社会、政治的替代方案来研究。没人想真正弄清楚其机理与意义。在学术引擎 JSTOR 中搜索关键词“utopia”，得到的结果大部分是对莫尔《乌托邦》文本的解读和对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一书的评论。我们还搜索了近 20 年来发表在美国学术刊物《乌托邦研究》（*Utopian Studies*）上的论文，发现文章关注的大多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如发掘一些不知名的作家的乌托邦思想；研究乌托邦与建筑、音乐、女性主义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对一些历史上具体的乌托

① Edward Rothstein, Herbert Muschamp, Martin Marty, *Vision of Utop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本讨论会另一本论文集是 *Utopia: 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 edited by Roland Schaer, Gregory Claeys,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1987, p. 28.